

诗探索

2

POETRY EXPLORATION

作品卷

主编 / 林莽

2016年 第2辑

作家出版社

诗探索

2

POETRY EXPLORATION

作品卷

主编 / 林莽

2016年 第2辑

作家出版社

《诗探索》编辑委员会在工作中始终坚持：

发现和推出诗歌写作和理论研究的新人。

培养创作和研究兼备的复合型诗歌人才。

坚持高品位和探索性。

不断扩展《诗探索》的有效读者群。

办好理论研究和创作研究的诗歌研讨会和有特色的诗歌奖项。

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贡献。

学术主持机构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

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院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诗探索》编辑委员会

主 任：谢 冕 杨匡汉 吴思敬

委 员：王光明 刘士杰 刘福春 吴思敬 张桃洲 苏历铭

杨匡汉 陈旭光 邹 进 林 莽 谢 冕

《诗探索》出品机构：北京人天书店有限公司

社 长：邹 进

《诗探索·理论卷》主编：吴思敬

通信地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83 号首都师范大学

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诗探索·理论卷》编辑部

邮政编码：100089

电子信箱：poetry_cn@163.com

特约编辑：王士强

《诗探索·作品卷》主编：林 莽

通信地址：北京市朝阳区 100026 信箱 156 分箱

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诗探索·作品卷》编辑部

邮政编码：100026

电子信箱：stshygj@126.com

目 录

// 诗坛峰会

- 2 诗人黄浩
- 3 黄浩诗三十首
- 25 质朴的乡村生活画卷……林 莽
- 27 有着好风水的村庄……黄 浩

// 探索与发现

- 32 一首诗的诞生
- 32 怀念的，忧伤的……熊 焱
- 35 《晴空下》记……韩文戈
- 38 我的绿洲和我的诗歌……胡 杨
- 42 作品与诗话
- 43 植根大地的先锋与口语……刚杰·索木东
- 47 牛庆国诗九首

// 汉诗新作

- 72 新诗两家
- 72 温 度 83 邵纯生
- 92 2015 年诗歌年选作品展示（二）
- 124 上海“华亭诗社”诗选

// 新诗图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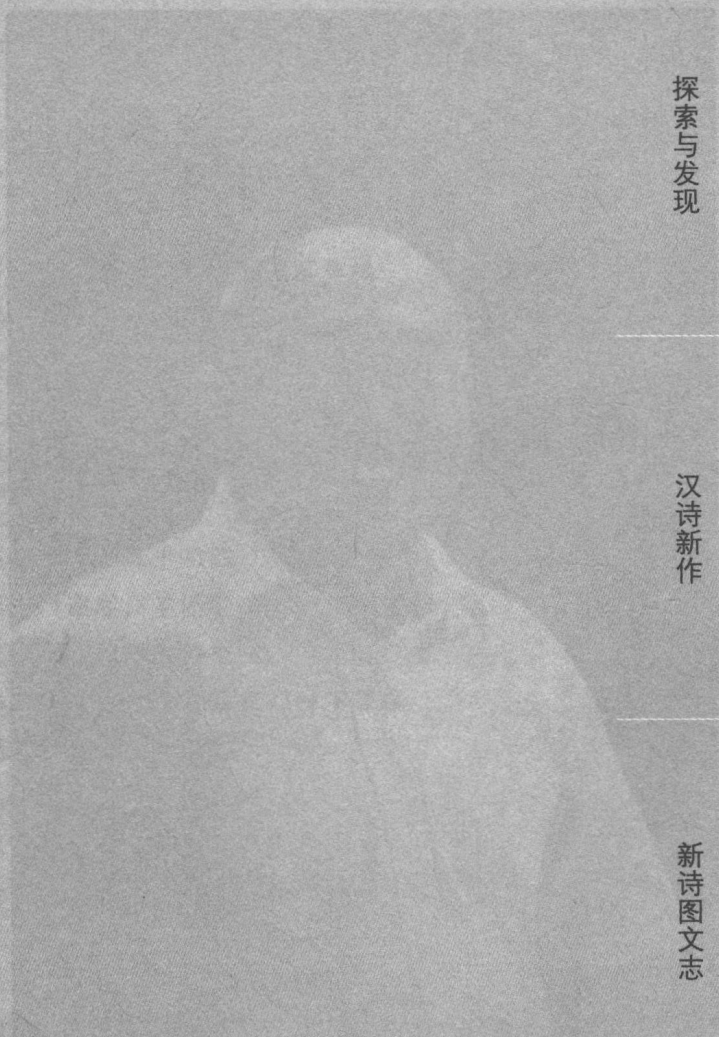
- 146 诗人叶三午
- 147 文学少年……叶兆言
- 156 叶三午诗二十六首
- 204 我和三午的诗……叶小沫
- 209 三午印象……叶永和

诗坛峰会

探索与发现

汉诗新作

新诗图文志



诗人黄浩

作者简介

黄浩，山东诸城东乡瓦店人，青年诗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诸城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曾出版诗集《宋词里的秋雨》《夜行人》《夜航船》《黄浩诗选》，长篇小说《诸城往事》，有作品散见于国内各报刊杂志，并入选多种诗歌年度选本。



黄 浩

黄浩诗三十首

找个春天，五十而隐

南山脚下是个不错的地方
 找个春天，五十而隐
 不学陶渊明只种豆不养花
 要种就种个春色满园关不住
 种上土豆，扁豆，种上茄子
 也种上可以调剂生活的辣椒
 与狐、鼯毗邻而居，也养鸡养鸭
 院墙外也拴有一只驴子
 脾气与你一样
 夜晚可以嘶鸣
 更多时候，我们相视而笑

找个春天，五十而隐
 不闭门谢客，不闭门造车
 媳妇还是原来的那个
 她春天为你种下金银花，种下苦瓜
 还为你种下生活的酸
 顺便种下一些世间的甜
 这时你称她为：贤妻和良母
 告诉她世间尽管有阴差和阳错
 人生依旧那么美丽

找个春天，五十而隐
 欢迎吹着口哨的新人来敲门
 也欢迎穷酸旧友来吃酒

可以信口雌黄，可以聊斋，可以吹牛
半夜三更，一段茂腔你听得惆怅
半辈子后的春天
你是否有资格将自己隐于江湖

黄昏，总有一些声响让我忧伤

巨大无比的月亮就要压下来了
轰隆隆——我已经听见了它发出的巨响
黄昏，总有一些声响让我忧伤

扑啦啦，倦鸟归林
仿佛炸开了油锅
夕阳西下
有一簇彩云刷刷飘向东岭
羊群咩咩叫喊着从岭上冲下来
炊烟直愣愣地
仿佛一个人在向我们持续地摆手
山道上汽车焦急、笛声嘶哑
所有的院门响动
所有的灯火次第点亮

每天，总是在我疲乏之时
黄昏将这些声响神秘地打开
这时，在一座高楼上
我一个人默默地呆坐着
让这些响动慢慢将我浸透
我的身体里的声响
和故乡的黄昏处在一个频率上
我再次听到了那亘古的乡愁的忧伤

如果可以

多少年以后，如果可以

我依旧出生在这个叫瓦店的小村
村前还是南山，村后还埋着祖先
这样，我在五十岁不得志的时候
可以学学陶渊明，种豆锄禾
忘记人间的恩怨纷扰
我依旧还选你做我的母亲
跟你割麦打场
我还是那个躺在麦垛上忧郁的少年
我会默默地看你在世间的修行
我们的院里，还是种梧桐
门口还是栽榆树
母亲，我们还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多美好的人间啊

如果可以，我们依旧在一个学校里上学
云依旧在校园里停留
我还会跟你们其中几个谈恋爱
你们的名字我一生不会忘记
她们是：赵敏，周芷若，阿朱
武侠小说中的人物
一个个貌美如花，对付我却心怀叵测
我依旧会在该出现时出现，该离开时离开
而男生们的绰号我做梦也会记得
大屎包，明事，大眼贼——

多少年以后，如果可以，我依旧在
老家的十字路口很巧合地遇上你
依旧是秋天，我穿着那件发白的风衣
朝你耸耸肩，努努嘴
你就成了我的新媳妇
你依旧给我生两个女儿
大的我还叫她若雨
小的我还叫她小雅

我们一起把她们慢慢养大

如果可以，我会跟上天说说
多少年以后，我的兄弟姐妹们
我依旧会下一次遇见你们
你们是我前世的恩人
我热爱着你们的泪水，你们的痛苦
即使多年以后，我们是一粒尘埃
我们也在一起看日出日落
感恩世间的沧桑，人世的风云

缓 慢

三月雨水是缓慢地
滋润着胶东的南山和北岭
那些枯草，泡桐，刺槐
还有榆树的嫩芽是缓慢地
一点一点染绿了我们的眼睛
春风是缓慢的
她在山谷里走走停停
仿佛额头上你多情的手
正午的阳光是缓慢的
晒暖了我们的骨头
波光粼粼的河水是缓慢的
仿佛记起了什么往事

月亮是缓慢的
我眯着眼睛，黑黑地坐着
不知它什么时候升起来的
照亮了故乡一茬茬祖先的坟丘

似水流年

在胶东平原

谁能画出大马车、石碾和小推车
 谁能画出潍河滩上浩瀚的芦苇
 再配上如梦似幻的月色
 谁能画出五月金黄色的麦浪
 麦浪中挥汗如雨的父亲
 谁能画出秋风在平原上转圈的姿势
 天地金黄，村庄金黄
 驴鸣狗叫的金黄
 谁能画出大雪封山的冬夜
 炉火熊熊，一个孩子痴迷于
 故事里的神仙和鬼怪

时事变迁 似水流年
 我知道，一些人和一些事
 已永久地留在了我的心里

春 夜

这个夜晚，村庄坐落在月光下
 陈旧的，泛着铁锈的浊光
 月光漫过了院墙
 铺满了村道
 明晃晃的细碎银两
 晃得我们看不见星星

这个夜晚，村庄的人们有福了
 就像乞丐遇到了宝藏
 彻底忘掉了爬满虱子的贫穷

这个夜晚，房前屋后桃花怒放
 牲畜趴在地上哼哼
 所有生灵发出低沉的轰鸣
 村庄的上空飘过神仙
 月光播散着隐秘的光明

通往北岭的路上

北岭是我们村集体的坟地
正月初三大早，回乡祭祖
村子里许多的人，走在通往北岭的路上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有锦衣还乡的京官
有富甲一方的商贾，有破落户
有八十的花甲老人
有乳臭未干的孟浪少年
还有得了绝症的大老管
——他是我的邻居
今年不到五十岁
瘦骨嶙峋，步履蹒跚，拄着一根棍子
他说即使爬也要爬到北岭

一场小雨后
柳树有的已发出了鹅黄
冬天已经过去，春天已经来了
他今天要给自己烧烧纸钱
放放鞭炮，他特地到对门小卖铺
买了二支一千头的大地红
他觉得狗日的抠门的大瓶子
他死后不会给他放
这那么长的鞭炮响起来
纸钱飞起来，泪哗哗地落下来——

通往北岭的路上
走着熙熙攘攘的人

北岭的坟丘

北岭的坟丘，越来越拥挤
 通往坟丘的道路也被挤得歪歪扭扭
 这有点像熙来攘往的人间
 找到祖先的坟丘
 要越过一个又一个的坟丘
 这些排列极不规则
 迷宫一样的土堆
 我们不得不避让着行走
 这些多年相处的乡亲
 脚步放轻，别惊扰了他们的梦

北岭的坟丘向周边逐渐蔓延
 邻近的麦地被渐渐吞噬
 为了有块好的坟地
 有人用篱笆拦了，种上大蒜

祭祀祖先的时候
 上了年纪的大伯父说
 再来不来占地，就找不到地方了
 风吹着他灰白稀疏的头发
 也吹着坟头上那些灰白稀疏的茅草

留 鸟

这么多年，我竟然没有发现
 村庄的北岭是一些留鸟的栖息地
 它们陪伴着那些
 累坏了的人
 活够了的人

迷路了的人
被风吹散了的人
在这里栖息

村庄的门窗向南开
他们的墓碑也面朝南
墓碑上刻有离世者的名字
他们一直住在村庄的后边

这些留鸟就在屋后坟前
草树里打窝、觅食，繁衍
北方吹拂，荒草萋萋
没有谁会去打扰它们
它们和亡灵相伴
期待着再一次春暖花开

那年和神有关

那年，春天来得特别早
天地祥和，春日阑珊
那年风调雨顺，玉米疯长
生产队里骡马嘶鸣，牛羊成群
连那匹好多年没有开怀的母驴
竟然也怀孕下崽

那一年，神在南山和北岭显灵
有人在地里干活拾到了金子
有人的怪病痊愈
吸引了几百里外的善男信女
那一年秋天，粮食大丰收
人们的脸上绽开了菊花的笑容

那一年，第八生产队

八月里一口气添了八个娃
其中包括我这个上墙揭瓦的惹事精

故 乡

我爱着这个村庄的一草一木
沟沟岭岭，老少爷们
爱着我的恩人，也爱着曾经结下仇怨的人
活着的人在村里继续他们的爱恨情仇
死了就埋在村后的北岭
那里草树丰茂，水色素白
飘着布谷鸟的叫声
有时候离开村庄时间久了
我会蜗牛一样慢慢地查看
村庄变了没有
我要努力看清它的面容

这些年，我不敢做坏事
因为背后有无数双温热的眼睛
我也不敢离开村庄太远
我害怕我的灵魂会因此无所依傍

布谷鸟的叫声

今晨的布谷鸟有些不对劲
一个劲地叫着，叫着
它似乎要把心底的忧伤
哑哑的，一股脑全吐出来

往常我躺在床上
听它的叫声干净清爽
时远时近，的确是些美丽的声音

现在，叫声越来越远
不像是记忆里的布谷鸟
这么好的春天它都不想要了
它究竟要去哪里？

春色在加重，暮色在加重
我趴到窗上，细雨朦胧
遮住雨的屋檐却遮不住我的忧虑

垄上有余雪

阴云刚刚散去
冬日，阳光灿烂的晌午
我能看到的地方
垄上有细碎的余雪，静静的
像我们模糊了的往事
微薄的，拾不起来

有人在垄上弓着腰
对着一个坟头祭拜
一只鸟儿飞过他的身边
扑棱一声，他站了起来
望了望山下不远的村庄

看样子，他受得惊吓不轻
一只鸟儿无意中夺走了
他一个下午的忧伤

有些人有些事，走着走着就丢失了

很多的人，走着走着就丢失了
起先是我的爷爷奶奶辈的那些人